

兵士的大衣



江蘇人民出版社



兵 士 的 大 衣

向 陽 張 映 合 譯

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

兵士的大衣

向陽 張映合譯

*

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七號

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書號：寧0583

開本 787×1092 1/28 印張 1 6/14 字數 18,000

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八月南京第二次印刷

印數 5,001—8,000

目 錄

- 兵士的大衣(俄羅斯民間故事)……意·卡爾娜烏浩娃改寫(1)
- 老爺當鐵匠(俄羅斯民間故事)……意·卡爾娜烏浩娃改寫(4)
- 地主和木匠(俄羅斯民間故事)……阿·涅恰也夫改寫(8)
- 農夫和國王(俄羅斯民間故事)……阿·涅恰也夫改寫(13)
- 窮弟弟和富哥哥(俄羅斯民間故事)……阿·涅恰也夫改寫(18)
- 木片和樹皮(愛沙尼亞民間故事)……茨·查東諾依斯卡亞改寫(24)
- 尼基達·考萊米雅卡(俄羅斯民間故事)……克·烏申斯基改寫(22)

兵士的大衣

冬天，一位地主老爺乘着三匹馬拉的車子在鄉下的路上走。他穿着黃鼠狼皮的大衣，戴着黑貂皮的帽子，可總還是抖抖活活的，凍得要死。老爺趕上了一個兵士。兵士雄赳赳地走着，吸着煙斗，唱着歌。老爺向他大喊道：

——喂，當兵的，你怎麼唱起歌來了，難道你不怕凍死嗎？

兵士却答道：



——我怕什麼，我有件軍大衣哩。我要是想睡覺，就把大衣鋪開來，頭枕着大衣，身上蓋着大衣，就可以睡得很舒服了。

老爺驚訝地說：

——當兵的，拿你的軍大衣來換我的皮大衣吧。我另外再給你一頂皮帽子。我穿着自己的皮大衣凍得要死，在家裏連睡在羽毛褥子上也還是睡不着。

——好，換就換吧，——兵士說。

老爺急忙趕回家去，對妻子說：

——親愛的，你看我買了件多好的大衣呀。你不用給我鋪羽毛褥子了，枕頭和被子也都不要了，我躺到軍大衣上，枕着大衣，蓋上大衣，就會睡得很好了。

他安排睡覺了，可是怎麼也不行：軍大衣又窄又短，頭底下空空的，躺在上面硬崩崩的，蓋到這裏，就蓋不到那裏。

他翻來覆去地翻了一整夜。第二天一清早就跑到指揮官那裏去控告兵士。

指揮官命令曹長，把兵士帶到他這兒來。

——你怎麼欺騙起老爺來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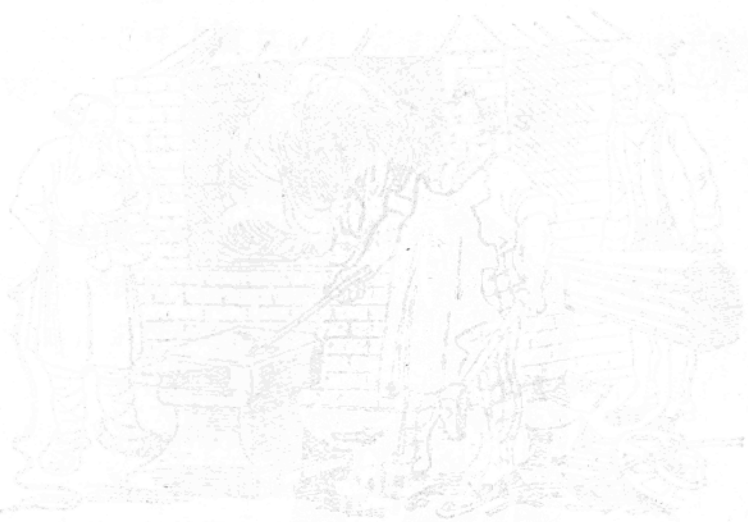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我決不敢，大人，——兵士說，——我們就是這樣睡覺的呀。

兵士拿起軍大衣，把它鋪開，將頭枕在大衣袖子上，衣襟

蓋在身上。

——大人，行軍的時候睡在軍大衣上該多好呀。

——好小子，——指揮官說，——我賞你一杯酒。而您呢，先生，請不要見怪，誰幹活兒幹得累了——就是睡在軍大衣上也能睡着，誰要是什麼都不幹，——就是睡在羽毛褥子上也睡不着的。



老爺當鐵匠

從前有一個有錢的地主老爺，有一次坐着車子走過一家鐵匠鋪子門口，看見一個鐵匠正在打鐵，他覺得鐵匠打起鐵來，一點也不費勁，還能賺到錢，心裏很是妒忌。



——我活到這麼大，不知道哪一天能得到個好收成，哪一天能把糧食賣出去，哪一天能拿到錢，而鐵匠敲敲小鎚子，錢就到手了。我就來開個鐵匠鋪子吧。——他說。

他開了個鐵匠鋪子。吩咐他的僕人拉風箱。自己站着等顧客。

忽然有一個莊稼人駕馭着車子打他門口經過。

——喂，莊稼人，到這兒來吧！

那個莊稼人來了。

——莊稼人，你要不要打什麼東西呀，

——是呀，老爺，請你打一付鐵的車輪套吧，四個輪子都要。

——好吧，我們馬上就打。

——老爺，你要多少錢呢？

——我不會多要你的，給你打得好一些就是了。

老爺開始工作了：僕人拉風箱，老爺打鐵。可是他是不會打鐵的。打呀打的，把所有的鐵都幾乎燒光了。

——唔，莊稼人，——老爺說，——全付輪套打不出來了，只能給你打一個輪套，一個輪子的輪套。

——好，一個輪套就一個輪套吧，——莊稼人說。

老爺打着打着，說道：

——不，莊稼人，一個輪套也打不出來了，也許可以打個犁頭。

——好吧，——莊稼人說，——就打個犁頭吧。

老爺重新敲着小鎚子，又燒掉很多鐵，擦着額角上的汗說：

——不，老兄，犁頭也打不出來了，菩薩保佑，就讓我打根編草鞋的鉤針吧。

——好吧，打根鉤針也行。——莊稼人說。

可是，老爺的鐵連打根鉤針也不夠了：都燒光了。他打呀打的，打得滿頭大汗，說道：

——不，莊稼人，鉤針也打不出來了。倒可以給你打出一種很好聽的聲音來。

老爺把燒剩的鐵往水裏一放，鐵就吱吱地響起來：拍嚇，嚇，嚇，……多麼好聽的聲音呀！

——好，——莊稼人說，——老爺，你這個聲音要多少錢呢？

——我打了這半天，本來該要你一百五十個盧布，但這是第一次交易，我只要一百盧布。

——老爺，我身邊沒有帶錢，我就回家去拿。

莊稼人駕着車子回去了。老爺却對僕人說道：

——那個莊稼人拿了錢回來開始付我工錢的時候，你就站在旁邊說：“再加一點，再加一點吧！”

——是。

莊稼人回家拿了根鞭子，來到鐵匠鋪子裏，就拿鞭子狠狠地打老爺，而僕人却站在旁邊說道：

——再加一點，老兄，還要加一點！

莊稼人把老爺痛打了一頓，回家去了。老爺又責備僕人道：

——你這是怎麼搞的？你看見他打我，可是你還叫：“再加一點！”

——是您自己吩咐我這樣說的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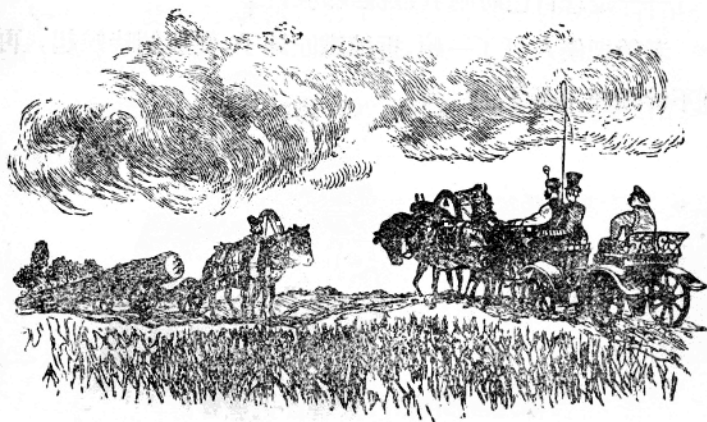
老爺把僕人打了一頓，拆掉鐵匠鋪子，從那個時候起，再也不幹鐵匠手藝了。

地 主 和 木 匠

一個木匠從樹林裏運了一車木料出來。他碰見一個地主坐在三匹馬拉的車子上遊逛。

——喂，莊稼佬，讓讓路！

——不，老爺，你讓一讓吧。我裝了一車子木料，而你的車子是空的，你該讓路。



老爺沒有說多話，就對車夫和僕人叫道：

——夥計，撞過去，把他的車子撞翻，再好好地把這個粗大漢揍一頓，叫他懂得跟老爺抬槓的厲害！

僕人和車夫從車夫座上跳下去，把木匠的車子推翻在水溝裏，又把木匠狠狠地打了一頓。然後坐上馬車走了，只捲起了一陣灰沙。

木匠用盡平生力氣，好容易才把車子從水溝裏拉出來，接着他想道：

“好吧，地主老爺，我不會讓你白白地打一頓的，你會記得欺侮匠人有什麼好處的！”

他回到家裏，卸下木頭，就抓起一把鋸子和一把斧頭，向地主的莊園走去。他走過老爺家門口時叫道：

——誰要造暖房，誰要造浴室呀！

老爺正是喜歡造房子的。他聽到這叫聲，便把木匠喊進去說：

——你能夠把暖房造得很好嗎？

——當然能夠。喏，離這兒不遠就有一種暖樹林，要是用這個林子裏的木料造暖房，即使冬天不燒火，它也總是暖的。——接着他又對老爺說：——跟我一齊去挑選建築用的木料吧！

他們到了樹林裏。木匠從這棵樹走到那棵樹，一邊走，一邊用斧頭背敲樹。敲一下，然後就把耳朵貼在樹上聽聽。

——這棵樹不行。而這棵——正合適。

老爺問道：

——你怎麼能知道哪棵樹合適的？也把我教會吧。

木匠把他領到一棵很粗的樹旁邊，說：

——你就抱住這棵樹，把耳朵緊緊地貼在上面。我來敲，你聽着。只是要抱得緊一些。

——可是，我的手抱不過來呀。

——不要緊，我把你綁在樹上吧。

木匠把老爺雙手反綁在樹上，砍下一根白樺樹樹枝，就用這根樹枝款待了他一頓。他一邊打一邊說：

——我還要給你一頓痛打，你才知道無故欺侮莊稼人有什麼好處哩。

他打呀打呀，打得非常高興，打完了就把老爺一個人留在樹林裏，自己走了。

一直到第二天，人們才找到地主老爺，把他從樹上解下來，運了回去。

老爺從那次挨打後，就病倒了，病得爬不起床。

木匠化裝了一個巫師，走進了地主的莊園，叫道：

——有誰要治病呀，有誰要治病呀？

老爺聽見，把他叫進去說：

——先生，替我治一治吧！馬跑得太快，把我摔下來跌傷了。

——這有什麼難治？請吩咐把浴室燒暖，並且告訴大家，誰也不要進來，要不然，誰說了不吉利的話，怎麼治也沒有用，還會使你的病更壞的。

浴室燒暖了，木匠把老爺帶進去，鎖上門，說道：

——把衣服脫掉，躺在長板櫈上，我要給你塗上腐蝕性的軟膏，還要給你燻燻熱氣。你得好生忍耐一下。

——最好還是你把我綁在板櫈上吧，不然我會跌下來的。

木匠正想這樣做。他把老爺緊緊地綁在板凳上，用一根皮帶在他赤條條的身體上亂抽。

他一邊抽一邊說：

——不准無故欺侮匠人，不准欺侮莊稼人！

木匠打夠了，就回家去了。

第二天地主老爺到城裏去治病，在市場上碰見了木匠。老爺問木匠道：

——你說，莊稼佬，你是昨天的那個人嗎？

可是木匠立刻猜到他不懷好意，便答道：

——決不是的，我四十六歲了，怎麼會是昨天的那個人呢？

老爺的希望落空了，從那個時候起，再不敢欺侮匠人了，

農夫和國王

從前有一個國王。他最喜歡聽故事。而且老是要聽新的故事。宮庭裏講故事的人，把所知道的故事都講完了，誰也不能再討得國王的歡心了。

國王就詔示全國：

——如果有人能夠給我講我沒有聽過的故事，那末我就把女兒嫁給他，並且給他一半國土。

